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6月30日(星期一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人生憑闌處

見

童心

雨後，乾淨的空氣，令視野曠遠又清晰。我在中環的樓宇之中，透過玻璃窗，毫不費力將昂船洲大橋旁邊那些密密匝匝的屋邨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我可以從屋邨的形狀——比如工字形還是單塔式的設計，算出它們大概建成的年份。游弋於維港的船隻，在能見度極高的天氣裏，格外飄逸瀟灑，呈現出舒展的優雅。

其實，我究竟見到了什麼？我可以見到窗欞，但我見不到窗欞內的面孔；或許，有那麼一天，我恰巧走近甚或走進了那扇窗欞歸屬的屋子，也見到了或許陌生或許熟稔的面孔，我也無法見到他或她的內心。對不起，除了他和她，或許還會有它——我的一個學生告訴我，每天陪伴他睡覺的，是一隻叫做「饅頭」的大白貓，呼嚕聲比他的父親還要響亮。

這個世界，太多的算計、太多的機心。我們努力眺望或是細細靜觀，用上幾乎一輩子的力氣、積攢智慧加持我們的「見」，將雙眼變成慧眼，也很難在功利主義面前成功地將「見」轉變成「識」和「知」。這是無法逾越的人性的籬籬與溝壑，將生活的溫熱和冰冷同時遞到我們的面前和心間。讓我們明白，這世間，終究有AI無法替代的事物。

作為人類，每一寸情感的聯結，都是從「見」開始的。我看見你，你看見我，然後，我們一同看見了生活和生命。即便在某一天，聯結終止，也是因為我們「見」得足夠——時間足夠久，我們的生命到了盡頭。日子足夠長，情感敵不過人性的考驗，於是不再相見。年少時，喜歡見到更多，純淨的內心渴望見到更多有趣的靈魂、經歷更多熱烈的美好。及至中年，漸漸明白，相見不如懷念，絕不是一句簡單的情話，實在是太寶貴的人生哲理。

見，需要智慧和勇氣。

心窗常開

家鄉市集 鄉情滿載

潘明珠

「趕快來維園趁墟呀！」芒種節氣日，姐姐打電話來，想約我一起去一年一度的「家鄉市集」。

由30個省同鄉社團合辦的第三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，已於6月1日至5日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，我覺得此嘉年華是家鄉文化盛宴，能一次過走進30個省市，了解各處家鄉特色文化美食，真是十分難得啊！幸好趕及前來遊覽和選購家鄉特產，否則蘇州過後無艇搭呢！

今年的家鄉市集嘉年華是第三屆了，已成為了維園每年夏季令人期待的大型墟市，今屆攤位陣容比前兩屆更加鼎盛，約共有300個攤位，美食街展銷各省市的特色美食產品，讓市民可以試食品嘗多個地方美食，如四川燈影牛肉絲、熊貓冰粉、涼粉、涼麵等均深受市民歡迎。特別喜歡熊貓冰粉，可愛極了，捨不得食哩。

表演舞台節目豐富，不少歌舞藝術家專程來港表演，其中港川茶文化的朋友參與的合唱團高唱《美麗的洋紫荊》《祝福祖國》，聲韻悠揚，「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，從今走向繁榮富強。我們戰勝了多少苦難，才得到今天的解放。我們愛和平、我們愛家鄉……」歌詞傳達民眾之家國情，令人心情澎湃。四川社團總會更邀了黃偉文老師表演川劇變臉，演繹「臉譜魔法」，讓觀眾近距離見證非遺文化之魅力，真是精彩絕倫。

我和姐姐帶着行李箱來入貨，一進場便先跑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的攤位去支持，一向是香港大公文匯鐵粉的我們，駐足良久，既因為此處除了有電子產品售賣外，更有美女手造自製的閃燈頭飾、手機吊飾，非常漂亮，令我倆心動，我豪買了6件，並即時戴一個頭飾在頭上，哈，推銷的美女及帥哥，都過來多謝及和我倆合照，太親切熱情了。

●我們購得熊貓文創公仔。 作者供圖

在四川街區我又一口氣買了5個熊貓布偶，熊貓穿上我愛香港T恤，超萌可愛呢！大批入貨後，我還獲贈「變臉哪吒公仔」，正切合哪吒熱潮。幸好我們趕在最後一天到此一遊，飽覽各鄉各鎮獨特文化和世遺產品，又滿載而歸購得家鄉特產，芒種日，農耕忙碌之際，來到嘉年華真是大豐收。若不想錯過，明年要趁早啊！祝福祖國！祝福家鄉！

琴台客聚

安徽去徽

潘國森

江蘇省的命名，來自清代的江寧府和蘇州府，各取首字合成。今天中國還有安徽與甘肅兩省名字的來歷都是如此這般。安徽在清初建省，有安慶府和徽州府，甘肅則有甘州府和肅州府。

今天安徽的省會在合肥市，合肥縣是清代廬州府的治所。太平天國時期，原省會安慶成為清軍與太平天國軍爭奪重地，省會就暫時移到合肥，戰後再遷回。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合肥再度成為省會，解放後一仍其舊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徽州市更名黃山市，市內有黃山區和徽州區。這番易名，看來該是地方官員要突出黃山的旅遊資源，加強宣傳推廣。不過日後年輕的安徽鄉親可能會感到奇怪，安徽一省的命名怎麼會跟黃山市內的小小一個徽州區有關。

安徽與江蘇原屬清初「江南省」，原為明代南直隸。這解釋了為什麼清代兩江總省管三省。其實兩江是原江南省和江西省，江南一分為二，便有三省了。

類似改名情況，可謂「本縣曾經此苦」。筆者按舊俗，籍貫是廣東南海，那是沿用明清先省後縣的辦法。民國時期仍用清俗，我們廣東人沒有「廣東廣州」的籍貫，因為廣州城分屬南海和番禺兩縣，只有廣東南海人、廣東番禺人。我們南海縣本是廣州府首縣，廣州府既是廣東省「首府」，南海也就是廣東省的首縣。後來因為某些原因，地方領導將原屬南海縣的佛山鎮升格為市，南海則退為一區，反而隸屬佛山市之下。南海鄉親自嘲南海縣為「頭府頭縣頭搵笨」，先後「養大」廣州、「養大」佛山。「搵笨」是粵方言詞，大概等如「欺騙」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筆者出生前已成立，不過從小習慣了是香港人之外，還有「廣東南海人」的鄉土認同，無法接受變成了「廣東廣州人」或「廣東佛山人」。黃山與佛山兩市都有一個山字，不過大家都不大清楚佛山的山是何所指，黃山則顯然是山區，黃山人就很有「鄉下人」的感覺了。

甘州府即張掖市，肅州府即酒泉市。漢武帝時通西域，建置河西四郡，即武威、張掖、酒泉和敦煌。武威即古涼州，沒有被選中命名新建的省。今天全國都知有酒泉一地，那是得益於「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」。神州飛船和天宮空間站都是在此地升空。但敦煌地小，現為縣級市，隸酒泉。但敦煌石窟國際知名，研究石窟文物成為一門重要學問，曰「敦煌學」。

百家廊

又見楠木王

郭招雲

夏日周末，想在山水間覓一處清涼靜謐放鬆休閒。老人提到，就到茶盤洲走走，那棵古楠木樹下坐坐，空氣好又涼快。從縣城出發，經雩新公路往北，稻香隨風撲面而來，一會兒就置身於蜀水河畔幅大自然寫意的畫卷中了。

「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，縱情於山水之間，總能讓你找到啟迪密碼。而在依山臨水的衙前鎮茶盤洲，那株靜立的古楠木，古往今來，總讓眾人神往。古人婚嫁送楠抱楠習俗，求的是男丁興旺子孫滿堂的彩頭，而訪楠抱楠要的是返璞歸真胸懷藍天的豁達。

茶盤洲三面臨水，探訪古楠木，必經一座石橋，橋間三五群人流連，凝望着印上了藍天、白雲、綠岸的蜀水河帶，天光雲影徘徊間，探尋問渠哪得清如許？微風吹，起漣漪，這水天相接的星河似金龍遊走，帶着思緒，尋源而去……此刻，橋上看風景的你，或許被定格成畫中人了。

孩子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，在河邊眼勾勾地看着水面：「快來看，這河裏的魚，游得多快活呀！」循聲而去，小魚兒一群群在清靈靈的水裏，兩手合起一握，兩隻小魚兒便一改氣定神閒之態在小水團裏來回游動。一隻機警地把腰身一扭，一個向上的小拋物線就優雅地落回了水面，那劫後餘生的一跳肯定比得奧運選手得冠軍更慶幸。而另一隻身子更細的，哧溜一下從指縫間滑到水裏找群會合了，驚魂未定的牠說不準正和夥伴們講述着今日份兒「歷險記」。孩子們樂此不疲地與魚兒玩着貓捉老鼠的遊戲，一會兒用手逮、一會兒找個破婁子撈……卻難有魚兒上鈎啦！這些個魚兒，似乎比尋常的靈巧，定是常和野鴨、翠鳥、家鴨過招，偶遇中華秋沙鴨、鴛鴦也得鬥智鬥勇，練就了十八般武藝吧！

走在曲徑通幽的林間小道，置身於那嫩綠的、青綠的、翠綠的、黃綠的、亮綠的竹海中，大口呼吸富氧離子，每個細胞恰有久逢知己的歡愉，這片綠像老友一般接納了你的心聲，光影給乘風的竹葉插上了飛羽邀蝶競舞。此情此景，沉醉其中。忽地，我們的目光被緊緊地攫住了，那高大威猛的楠木王披着萬丈金光，好似從天而降的戰士，立天地之間，豪氣沖天，根抵地心，鎮守着小島，百年來任憑河水暴漲而茶盤洲卻安然無恙。那亭亭如蓋的綠蔭，居叢林之上，卻潤澤萬物，陽光透過它，化成了一滴滴溫和甜潤的母乳，滋養着林層下形態各異的生物。據考證，這株楠木植於宋代，樹齡一千一百年以上，高37米，平均樹冠27.5米，圍徑5.45米，要5個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圍樹一圈，2019年，在江西省首屆「十大樹王」評比活動中，獲得「江西楠木王」的稱號。

正當駐足仰望宋楠時，一個爽脆的童聲像春筍般從孩群間冒出：「你們知道嗎？前面就是我們家，這是我家大後院，聽說這片林子長着20多種樹，30多種伴生植物呢。看，這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的活寶貝——楠木王，厲害吧！它叫閩楠，為國家二級珍稀漸危種，生長條件要求很高，在很多地方難長大，但在我們家這兒卻隨便長，這附近就有200多株。小心囉，可別折到了楠木苗了。」護楠心切的言語，透着股羨煞旁人的驕傲。熱情好客的老鄉招呼我們歇坐在樹蔭下的石凳上，擺上自製的楊梅、筍乾、苦瓜乾、花脆等小吃，悠然自得靜享時光。

小島上關於何氏祖宗愛楠護樹的故事十分有趣。康熙年間，何氏先祖遷居至此立下「楠木只種不伐，餘樹只護不損」的族訓回響於耳，縈繞着那一排排黃牆黛瓦的何氏老屋；光緒年間，何氏100多號男女老少對抗官吏誓死護楠的場景歷歷在目，「何氏人在，楠木在，這是我們的命脈」的承諾恪守於心；暴雪壓古楠枝斷樹損，何氏人拆門板、扛樓梯、搓麻繩合力救助，使斷木重煥生機。而今，面對不法分子威逼利誘，堅守祖訓不為所動，更有專職護樹員、娃娃兵、定位系統的多方守護。

人護樹誠，樹佑人堅。宋楠把何氏人對樹的愛意，埋在深根，展向蒼穹，刻進年輪記憶裏。它的根，向下扎，與竹、柏、樟、石楠等63株古樹的根一起緊緊交融，牢牢守護着這方熱土，豐澤生靈；它的枝幹，向上伸，開枝散葉，枝繁葉茂，洲上160餘戶人家風調雨順，人才輩出，古有進士，今有博士。這株宋楠不僅是何氏的鎮家寶，更是一張享譽八方的生態名片，引朋自遠方來；物種多樣的林子也被列為生態科普教育基地，儼然成了小朋友探究自然的樂園，童真野趣盡在其中。當地村民津津樂道說：「祖宗留個傳家寶，守住林子風水好，茶盤裏端穩楠木王，幸福生活萬年長。」

只管守着對大自然的敬畏初心，踏踏實實地享受大自然的真情回饋吧！

翠袖乾坤

為病人畫像建自信

余似心

拍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不是人人喜歡被拍，有些人因種種原因如生病、衰老、意外等，對外觀自卑，接受不到自己的容貌而拒絕拍照，那麼我鼓勵大家可以嘗試接受畫畫，只要清楚告訴畫家，你想要留下一個怎樣的形象，多麼難的他們都能做到。

我們的畫會最近一行十多人到了一家康復者組織充當繪畫義工，身體出毛病者，一般都自我價值低落信心不足，替那裏的會員和家屬畫像，為了呈現歡樂的氣氛，我們都以彩色畫為主。邊畫畫期間邊與會員有說有笑，讓他們心情愉悅。畫家其實就像一個魔術師，以畫筆為魔術棒，可以追回昔日的時光、青春、活力、健康與笑靨。我們不一定要畫得「真」，而是要畫得「美」，真實有時並非好事，對方身體仍在康復期間，必然有所不足，將對象的五官優點凸顯和美化，為他們化個美妝，加點柔和的色彩，我尤其愛把眼睛畫得晶瑩剔透，像會說話般靈巧，幾筆的工夫，就可以令對方捧着那張反映他們容貌的畫大樂，他們的信心也增強了！

●色彩人像畫。 作者供圖

寫生期間，我聽到對方的許多感受「令我回憶起年輕時許多往事！」「我哪裏有這麼漂亮啊！」「把我畫得年輕了！」「噢，這是我人生第一幅畫像……」

生病後身體不一定能在短期恢復舊時狀態，不過病人大多數還是期待有康復的一天、能恢復從前容貌狀態。

事實上，有不少情況是永不可能回到從前，這是一份心理上的沉重打擊。我們藉着畫筆重塑病者昔日健康的容貌，實現他們的願意，縱使這僅是一幅畫，卻載滿了心靈慰藉，很有意義，我們不是醫生，僅以畫筆及色彩給予需要者自信和喜悅，這便是幸福，是他們和我們的幸福！

網人網事

自己的鬱金香

狸美美

正所謂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鬱金香。上世紀的鬱金香，是荷蘭投機者手裏的花球，是瘋狂的南海泡沫，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。而這個世紀的鬱金香、是千禧年後全民搶購的「炒鞋」、是前幾年的茅台神話、是房地產、是互聯網、是很多人眼中未來的比特幣。而當下最新款的鬱金香，則是那隻神秘的Labubu。

Labubu是什麼？對於很多人來說，它不過就是一隻長9顆尖牙的醜萌毛絨小怪物，沒有故事、沒有電影，甚至沒有完整的名字，卻在2025年的夏天，讓全世界陷入集體癲狂。世界巨星Rihanna、Lisa、碧咸等都是它的自來水，它最常見的「搭子」是愛馬仕鉑金包。6月11日，一尊薄荷綠色的Labubu公仔拍出了108萬元人民幣天價。二手平台上，原價99元的盲盒被炒到2,300元，喜提「塑料茅台」的雅號。在倫敦街頭，人們為搶購盲盒引發鬥毆。排隊、搖號、搶購、加價轉售，許多年輕人在Labubu的瘋狂市場裏甘之如飴，許多中老年人卻百思不得其解：這到底是玩具？投資？抑或是一種集體癔症？

其實，Labubu狂熱背後，是一代人情感的投射與時代焦慮的縮影。物質豐裕、信息爆炸的時代，年輕人渴望獨特的自我表達與身份認同。Labubu恰好卡在了潮流與童心的交匯點：它可愛，卻帶點邪氣；它小眾，又容易「出圈」；它既是手辦，也是社交貨幣。擁有一隻稀有Labubu，不只是擁有一個玩具，更是對外界宣告：「我有眼光、有渠道、有能力參與潮流。」

但Labubu帶來的情感滿足是短暫的。就像鬱金香泡沫破滅後，曾經的暴富神話都變成了笑談，Labubu的狂熱終究也會歸於平靜。潮流玩具的本質是消費文化的產物，追逐潮流的過程，往往比擁有潮流本身更讓人上癮。而市場與資本早已嗅到年輕人的需求，生產、營銷、炒作、變現一氣呵成。Labubu的誕生與繁榮，是資本操縱下的「粉紅泡泡」，也是一代人集體無意識的投射。

但我們也無須對Labubu狂熱過度批判。疫情後的世界瀰漫着精神倦怠，這隻毛茸茸的「安慰怪獸」恰好撞上了全球性的情感空窗。生活不易，尤其是Z世代要在就業壓力與階層固化中艱難尋找出口，每個人都難免有那麼一個瞬間或那麼一段時間，需要自己的鬱金香。尤其是這隻醜萌的鬱金香，叛逆外表下藏着彼得潘綜合症——不想長大——的永恒誘惑。對於這一代年輕人來說，Labubu不過是生活壓力下的一抹溫柔、牛馬自我安慰的一種方式。多年以後，長大了的人們再回首，很可能會莞爾一笑，荒唐歲月雖不太聰明，卻不乏溫柔和有趣。

歷史不會簡單重複，但卻總是押着相似的韻腳。Labubu的狂歡終將退潮，但新的Labubu們還會不斷湧現，直到人們學會用更坦然的心態，去面對那些屬於時代的集體癲狂。而比Labubu狂熱更重要的，是暴露出的集體性精神飢渴和情感真空，它不會隨着泡沫破裂而消失，只能通過社會和個體共同改良。最後，來個靈魂發問吧！當迪士尼靠百年故事沉澱文化資產時，Labubu除卻炒作還能剩下什麼呢？

信而有征

魔法森林

劉征

我現在一走出辦公室，就會自然向左拐，來到我最喜歡的那段山路上。這條路一直被我所鍾愛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它的幽靜。今天也是一樣，很多畢業生都離校了，只有零星的幾個學生從教學樓裏走出來，和我碰到。

有一些人看起來不像學生，可能是校友，或是來參加培訓的。他們身上帶着一種市井卻又穩定的氣息，不屬於這裏。那感覺就像是他們因為要被迫住下來，就不得不隨遇而安，然而身上還殘留着過往的、我所不熟悉的陌生感。

好在我馬上就要看不到任何人了。這條山路因為很偏，平時甚少人走。忽然，我有了一個想法，何不聽聽印象派。這裏是大自然，印象派描繪大自然，會不會很棒？這種動力有些遲疑。我有些想又不太想，因為它可能會破壞我現在正在接近的這片山林，因為我正愈來愈清晰地聽到夜裏的鳥鳴，6月份的熱似乎也成了聲音的，傳導到了肌膚，與聽覺通感了。我覺得這或許比音樂好吧？儘管我要聽的是印象派，可身處大自然，其實，要接受任何一種人為之物，也還是有點勉強吧！這種勉強是一種直覺。但我知道，它是在抗拒一種破壞自然的可能性，尤其當你面對的是最真實、又是你最愛的。

我想起黑格爾在《美學》當中談論的藝術美，他說藝術美高於自然美，說得很有道理，但是他在寫的時候一定不是在自然當中，而是在一個房間、一個自家的書房。他在書海中徜徉，因為他是一個標準的學院派哲學教授，純粹的精神性引導他承認抽象作為至高無上的純粹的美。我在書屋也會同意他，可這會兒我在這片林海，兩面的山坡幫助我排斥了那種想要按下音樂按鍵的行動。

不過，一旦動了這個念頭，我就不可遏制地想要這麼幹。我打開了網易雲音樂的列表，裏面有蕭邦，然後我看到了印象派的名字。我頭腦裏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曲目，我只是想做一個實驗。所以，我就隨機點了播放。出現了一首很陰鬱的調子，一開始聲音很輕，逐漸大了起來。前一秒鐘我還在排斥人造的聲音，現在卻像被施了魔法。

不，不是我被施了魔法，是這個山頭、這些樹木，黑森森的樹木像是藏着什麼秘密，成了一個有生命體。就好像我看到睡美人被紡車的針刺到手指之後暈了過去——為什麼手指碰到紡車的針會暈過去？我搖搖頭。不，我想說不是這個。我想說的是，3個仙女揮動魔法棒，那個王國跟着睡美人一起沉睡。臣民、國王、宴會大廳，還有包圍着王國的山林，都在魔法棒尖延綿而出的那一張透明的網下沉睡了。但並不是真的沉睡了，山林在一種沉睡的甦醒當中，就好像我們感知到我們的夢。不真實，但是是真實的。

我現在進入的就是這種狀況。就在音樂被我感知到那一刻，整個世界好像變慢了。是真的變慢了。就是一個瞬間。前一秒鐘我還在正常走路，後一秒鐘，我就像是一下子被什麼扯住，我才發現我走得太快了。現在，這個世界像是蘊含着巨大的吸力，充滿一種質感和劇情，等着我來發掘。連黑夜都變得有辨識度了。微弱的光線在變化，我成了這魔法森林中的一員。